

邵氏聞見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爲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

聞見錄序

汲古閣

右多閱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尊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焉然吾老矣思有以遺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爲之序紀述甚廣嗚呼國以典刑爲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焉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語曰吾聞之老聃

河南邵氏聞見錄前卷第一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太祖微時遊渭州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
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
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
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
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

聞見前錄

卷一

汲古閣

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
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
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
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
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
澶州之行帝卽位盡召諸節度入覲宴苑中諸
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
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

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涖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爲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爲天下都僧錄歸洛今未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烏乎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議及對帝之言自有理異哉

聞見前錄

卷一

汲古閣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並掌軍政通愚愎將士

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

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黥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奈何太祖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

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馬德驥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聞見前錄

卷一
三

汲古閣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繇是薄其爲人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普自唐季以來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

定長久之

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

人之福也唐

季以來戰爭不息家

無他節鎮太重

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
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
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
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
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
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
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
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以今
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
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
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涕
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
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
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
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懽以終天命君臣之
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
謝曰陛下念臣及
政上許之盡
所以慰撫賜賚甚厚

或與之結

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

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
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

聞見前錄

卷一
五

汲古閣

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深明果斷天
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
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
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
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
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爲使
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

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布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烏乎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至貞宗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烏乎以藝祖之明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

聞見前錄

卷一
六

汲古閣

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無反而已果然藝祖亦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畱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

聞見前錄

卷一
七

汲古閣

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陞對彬辭才力不迫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

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嘗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嘗曰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聞見前錄

卷一
八

汲古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

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卽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旣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

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蓋宣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冢開壙皆白骨不知辨遂卽墳爲園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頤曰爲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躍以下旦曰吾能服天

聞見前錄

卷一
九

汲古閣

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卽以佩刀刺之旣而悔曰吾爲天子數出游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塲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動烏呼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以違其材况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爲殿前

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
官有言罷歸壽州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
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歸
鎮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行者召承衍至則已有
婦樂氏辭帝曰汝爲吾婿吾將更嫁樂氏以御
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尚秦國大長公
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
審琦歸鎮七年率先諸鎮納節以使相薨追封

聞見前錄

卷一
十一

汲古閣

秦王諡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
尉河中尹薨贈尚書令追封鄭王烏呼太祖駕
御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灑渡一宮嬪
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生子
今爲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
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
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權

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決遂幸澶淵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

聞見前錄

卷一十一

汲古閣

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鱠帝乃安旣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上曰凡虜所須卽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

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萊公眷禮遂衰

真宗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宴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幃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令行酒黃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卽命女樂列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頻文定至霑醉

聞見前錄

卷一
十二

汲古閣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曰遠方不足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卽位爲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卽位以大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

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
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爲
錢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輒爲蛟所
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
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聞見前錄

卷一
十三

汲古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一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
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
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
臺臣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默然獨梳頭夫人
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
聞見前錄

卷二

汲古閣

外臣敢以爲言官家亟逐言者則清淨矣帝不
語旣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
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
之帝亦不問或謂叅知政事吳奎曰上比漢文
帝奎對以此則曰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
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謂
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病死嗚呼

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
兵輒死宜哉

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
懿太后不擁慶羨寔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
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
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
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感泣彌
月公自此遂叅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

聞見前錄

卷二

汲古閣

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
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
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
尊也學士大夫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

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
聞樂聲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
衆僧各賜紫羅一疋僧致謝帝曰來日出東華

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
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
平也海妙又言嘗觀仁宗二十許歲時祀南郊
回坐金輦中日初出面色與金光相射真天人
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菱器帝堅問曰
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
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拄斧碎

聞見前錄

卷二
三

汲古閣

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
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
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爲宰相
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
禮遠責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
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
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竄之詩過矣烏乎仁宗寵
遇貴妃先於六宮其責以正禮尚如此可謂聖

矣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牒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於仁宗尤甚每謂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詆毀云

聞見前錄

卷二
四

汲古閣

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輦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卽長鳴不行

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歟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爲定制可以謂之仁矣

聞見前錄

卷二
五

汲古閣

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卽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卽肯首不卽搖首而時和歲豐百歲安

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
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
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
呂誨云烏乎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
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仁宗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家
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孫用
和藥輒效尋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衣除尚
聞見前錄

卷二
六

汲古閣

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和本衛人以避事客
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天下二子奇
兆皆登進士第爲朝官亦善醫

仁宗初升遐禁中未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韓
蠱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之留
其釧復遺以物爲驗遂稱有娠既踰期不產按
驗皆蠱之詐得其釧於佛閣土中乃蠱自埋也
翁氏削一資杖韓蠱配尼寺爲童初執政請誅

之光獻太后曰置蠱於尼寺欲令外人盡知其詐若殺之則必謂蠱寔生子也英宗初載光獻后垂簾同聽政其決事之明類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遺詔到洛伯溫時年七歲尚記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烟蔽空天日無光時舅氏王元脩自京師過洛爲先公言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

聞見前錄

卷二
七

汲水閣

內之前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劍州普安知縣行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載白紙行哭烏乎此所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

熙寧初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京師父老知其爲仁宗女也隨其車咨嗟泣涕元祐中北虜主謂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爲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蓋虜王爲太子時

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生靈是愛故虜主感之嗚呼帝上賓既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英宗山陵有輦官畢達哭慟於仁宗未昭陵下曰臣事陛下四十餘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達暴卒韓魏公爲司馬溫公云

聞見前錄

卷二
八

汲古閣

永安霍道全者嘗爲三陵塚寨年踰九十坐丁謂移永安定陵皇堂事羈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驗亳人神之遇赦歸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歷遍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之道全曰今永安地吉宜徙以爲陵寢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凡所全皆不用道全亦相繼卒今永安昭陵旣成或曰地名和兒原非佳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
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
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
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淚者都人
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聞見前錄

卷二
九

汲古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二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英宗於仁宗爲姪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養

禁中溫成張妃有寵英宗還本宮宣仁還本宅

溫成薨而竟無子一日帝謂光獻曰吾夫婦老

無子舊養十三

英宗行事

涓涓

宣仁小字

各以長立朕爲

十三后爲涓涓主婚使相娶嫁時宮中謂天子

聞見前錄

卷三

汲古閣

娶婦皇后嫁女云蓋仁宗光獻以英宗爲子聖

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爲皇

子入謝帝與后適御後苑迎曙

曙英宗諱

亭帝謂后

曰豈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

夜一更遽索藥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

醫投藥已無及帝崩左右欲開宮門召兩府后

曰此際宮門不可開但以密敕召兩府黎明入

又三令進粥四更再召醫入使人守之望旦兩

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
敢當兩府共抱之解其髮被以黃衣命翰林學
士珪懼甚筆不能下丞相魏公韓琦從容曰大
行皇帝在位幾年珪乃能草詔英宗卽位數日
有疾執政大臣請光獻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
退久之乃從則光獻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
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獻之禮甚至迨光獻之崩
神宗哀毀不能視朝其所製挽章至今讀之令

聞見前錄

卷三

汲古閣

人流涕也韓魏公薨其子孫倣郭汾陽著家傳
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卽位之初乃云光
獻信讒屢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曰若
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又言太后曾問
漢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
這孩兒却在慶寧宮謂英宗復在舊邸魏公曰却在慶
寧宮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是好夢又言英宗
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長立且與照管謂神宗后怒

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又言太后對大臣泣訴英宗語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論奏云云乃止又云臺諫有章乞早還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豈見眼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販賣松檟張大勲業以希進用不知陷其父祖於不義也王巖叟者父子爲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遺事一編其記魏公言行甚詳至論光獻權同聽政事

聞見前錄

卷三

汲古閣

亦爲欺誕謂太后還政之後魏公勸英宗加儀衛帝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又謂魏公對太后曰自家無子不得不認業其意以謂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貴爲天子思所以報光獻之德者何以爲稱反惜儀衛末禮有無獎縱母后之語於英宗孝德不無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無子而令認業爲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幾於跋

扈老乎前代姦人自稱定策國老以天子爲門
生皆繇此以魏公之賢使死者有知其敢當也
故神宗嘗曰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伯溫嘗論英
宗之立首建議者范蜀公也繼之者司馬溫公
也順成仁宗光獻意者韓魏公也富公辭戶部
尚書章呂誨中丞魏公以下遷官疏乃天下之
公言也具書之以俟史官採擇

英宗卽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后

聞見前錄

卷三
四

汲古閣

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
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
早還政后聞之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撤簾后
猶未轉御幃尚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爲樞密相
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韓魏公欲致弼於族
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爲叅政首議追尊濮安懿
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
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因辭執政例遷

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
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報皇太后大功
先錄臣之小勞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
屬與陛下親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爲子者以
陛下孝德彰聞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
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
仁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
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
聞見前錄

卷二
五

汲古閣

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
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
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
禮終不替至薨乃已豈魏公有愧於富公者乎
然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公之薨也富公皆不
祭弔國史著富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至
此祭弔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在

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青布緣者仁宗
生長太平尤節儉京城南愍賢寺溫成張妃墳
院也寺中有溫成宮中故物素朱漆牀黃絹緣
席黃隔織褥帝御飛白書溫成影帳牌纔二尺
朱漆金字而已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此故
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黃紬烏乎恭儉之
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御王廣淵以濮邸舊
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爲言帝曰無
聞見前錄

卷二
六

汲古閣

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
御幃賜白金百兩烏乎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爲
家法如此

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
鏤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唯不可因此罪
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
年七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爲皇
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

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

伯溫侍長老言曰本朝惟真宗咸平景德間爲盛時北虜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車載酒食聲樂遊於通衢謂之棚車鼓笛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至寶元康定間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無復有此風矣元昊旣稱臣帝絕口不言兵慶曆以後天下雖復太

聞見前錄

卷二
七

汲古閣

平終不若天聖明道之前也烏乎仁宗之兵應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爲仁歟神宗開穎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韓維進止有法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諸公一日侍神宗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其翊賛之功如此故穎邸賓僚號天下選云

神宗初卽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
班爲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
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
矣帝爲之動出王陶知陳州神宗卽位銳意求
治初用呂溱爲翰林學士爲開封府溱死又用
滕甫爲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甫性疎上時遣
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誇示於人或見
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謗甫以爲揚上之短上

聞見前錄

卷三
八

汲古閣

怒疎斥之以爲逆人李逢親黨不復用時王安
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
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
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
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
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卽出於呂韓氏兄弟
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
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

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穎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卽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旣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荆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紛然矣

聞見前錄

卷三
九

汲古閣

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前數日太皇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它事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

帝曰羣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爲國家當事耳祁
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
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祁王泣
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溫公嘗私記富韓公
之語如此而世無知者崇寧中蔡京等修哲宗
史以王安石爲聖人然亦書慈聖光獻后宣仁
聖烈后因間見上流涕爲言安石變亂天下已
而安石罷相豈安石之罪歟其黨竟不能文耶

聞見前錄

卷二
十

汲古閣

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賢自不得而刪也帝
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帝屬疾念可以託聖
子者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傅王安石
不預也烏呼聖矣哉神宗元豐四年召北京留
守文潞公陪祀南郊會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
太尉罷侍中爲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陞辭
先是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
潞公與劉沆富韓公王叅政堯臣共乞立英宗

爲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問潞
公公對與國老合乃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官其
子宗道爲承事郎潞公力辭兩鎮止受食邑劉
沆贈太師中書令竟國公子僅自祠部員外郎
爲天章閣待制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忠
子國老自水部員外郎克祕閣校理富公進司
徒子紹京除閣門祗候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
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

聞見前錄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辭官今日潞公以
下皆遷某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潞公與荆公
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禮
復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國遂親征大遼御營兵甲器械旗
幟皆備分河北諸路兵逐將置保甲民兵諸路
騷動一日帝衣黃金甲以見光獻太后后曰官
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脫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樓

櫓后亦不許但以庫貯於諸門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后臨幸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辭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

聞見前錄

卷三
十二

汲古閣

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十五以上悉帶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頽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爲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

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
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爲喜又曰仁宗
事燕王盡子姪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
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兒豈
敢如此嗚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
人謗毀靡所不至天下寃之其詳伯溫著之辨
誣云

聞見前錄

卷三
十三

汲古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
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
遣太嘗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公忱爲使忱對
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
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

聞見前錄

卷四

汲古閣

不可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旣
辱使指當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
蹙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始如所
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祕書丞呂公大忠爲副
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公亦使回虜
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
對資政殿論難之久帝曰凡虜爭一事尚不肯
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爲朝廷固惜

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相
來卽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
求關南之地則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
陛下旣以臣言爲不然今代北安可啓其漸忱
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
皆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鹽鐵判官大忠乞終
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
公手詔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

聞見前錄

卷四
二

汲古閣

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
妄求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
詭辭不服又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
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詔故
老云云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
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
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妄弱豈無強梁
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

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且高麗來與不來於國家固無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逮熙河一路殺其老弱以數萬計所費不貲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澹濼向聞遣使部

聞見前錄

卷四
三

汲古閣

兵徧置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昔慶曆慢書所謂創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諸州緣邊近裏城池工築並興增置防城之具檢視衣甲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

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賜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

聞見前錄

卷四
四

汲古閣

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聚財積穀寓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又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雖百端補救終求善法此所謂富國之術也又內外置市易務小商細民無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

無嘗官吏茫然不能詳記違者坐徒不以赦降
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今農
怨於畝畝商旅歎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
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
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改過不吝聖人之德也
而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
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爾以陛
聞見前錄

卷四
五

汲古閣

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強
割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
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克新選
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
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歧溝之敗
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
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嘗與北朝通好

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謀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藪累世之好求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以自見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 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天下悅服邊備日克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虜果自敗盟誓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

聞見前錄

卷四
六

汲古閣

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疏曰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羅瓦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或以喪師或以獻馘卽時傳播四方而西師初舉便傳必復靈夏旣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必然尋以探知彼復聞朝廷練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欲爲牽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將事機叅合此虜人所以先期造釁旣發爭端勢未肯已也

今釁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論逾年未決
橫使再至事歸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便
要可否違之則兵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
日蹙雖款目前遺患在後臣謂不若一委邊臣
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
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欲生事遂興干戈豈
是無故驟興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
慮不可獨謂虜人造釁背盟也惟彼若萬一入
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
備守此自古中興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
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或更
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
二邊警急數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觀望
者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以生靈爲念納汙舍
垢且求安靜非萬全不舉此天下之願而臣之
志也而又喧傳陛下決爲親征之謀中外聞之

心殞膽落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與創業之主事體絕異尤不可慨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初無實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疎略之虞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成敗豈不灼然假令

人

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事力素強又有

夏國嘴厮囉高麗黑水女真韃靼諸蕃爲之黨

援其勢必難殄滅則繇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

聞見前錄

卷四
八

汲古閣

臣竊謂因今橫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凡爲武備乃中國嘗事非欲外興征伐向來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當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欲破壞又恐是姦人走作妄興鬪謀因此互相疑貳養成釁隙遂有今日爭理如朝廷更有可說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橫使如不的卽遣報聘者於戎主前且道

此意庶幾一得必有所益緣彼大藉朝廷歲與方成國計既有憑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强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若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更望陛下兼採博訪不宜專聽一偏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實事聞而誤國家大計臣所以及此者竊聞去春久旱陛下時降手詔許人極陳時政得失尋聞上章論列者甚多隨而

聞見前錄

卷四
九

汲古閣

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陳爲意而優容之及今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結舌下情不能上達朝政莫大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早令天下受賜也文潞公曾魯公疏皆主不與之論皆乞選將帥利兵甲以待敵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翕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韓公承荆公風旨視劉公呂公有

愧也議者爲朝廷惜之烏乎祖宗故地孰敢以
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
與爲取之論使帝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
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
荆公之罪可勝數哉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
月俸至微歎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
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

聞見前錄

卷四
十

汲古閣

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
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
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
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除穎昌府召
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覲幸相位復
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

聞見前錄

卷五

汲古閣

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初上皇卽
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
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
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
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
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
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
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

爲之主曾布爲右相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嘗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旣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卽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謂伯溫曰元祐皇后之言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皇太后於哲宗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繼姦臣曾布蔡京用事朋黨之禍再作元祐后竟出居舊宮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師逼上皇淵聖帝北狩宗族盡徙獨元祐后以在道宮不預虜退羣臣請入禁中垂簾聽政以安反側至上卽位於宋幸維揚虜再犯幸餘杭后於艱

聞見前錄

卷五

汲古閣

難中輔成上聖德爲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視朝者累日下詔服齊衰謚曰昭慈聖獻烏乎后逮事宣仁聖烈太后其賢有自矣至於廢興則天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卽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蓋是時王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初是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

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結高麗欲圖大遼
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
劉彝知桂州沈起爲廣西路安撫使以窺交趾
二人不密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
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
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
交趾達老將與高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
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

聞見前錄

卷五
四

汲古閣

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
凍溺餓饑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
所薦徐禧築求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
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
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求樂之舉無一人言其
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
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曾言
用兵不是好事旣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卽位欽聖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召范忠宣公於永州虛宰席以待忠宣病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爲左僕射安燾有時望方服母喪乃拜曾布爲右僕射次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仙布爲山陵使布與內臣劉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

聞見前錄

卷五
五

汲古閣

紹述以迎合上意布還朝與忠彥勢相敵漸逐忠彥薦引之士右丞范公純禮爲人沈默剛正數以言忤上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樞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爲然遂罷蓋誥嘗以劄子求此官於上上稟皇太后后曰王誥浮薄果使爲之則壞樞密院駙馬都尉王師約在先朝爲此官稱職可命之上從王誥所納劄子批除王師約樞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

妄言出於范右丞以激怒詵詵信而恨之後詵
因館伴大遼使妄稱范右丞押宴席間語犯御
名辱國右丞不復辨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潁昌
府自此忠彥之容相繼被逐矣布專意紹述盡
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彥懦而無智既怨布乃曰
布之自爲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
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忠彥竟不能安
其位罷去布獨相臺諫官陳瓘龔夫輩多賢者
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
知樞密院京旣用事曾布罷相京師起大獄治
布賊狀貶布白州司戶叅軍廉州安置布之諸
子及門下士皆重責蔡京爲之也韓忠彥亦安
置於河北近郡尋聽自便京陰報其薦引之功
云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變出之又以飾臨平
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其有不利社稷之心
貶太子少傅居蘇州上用張商英爲右相商英

無術寡謀貌視同列聞言並與上不樂罷之京
密結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言虜主問蔡
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時何執中已爲左相乃
拜京太師謂之公相總三省事童貫既引京自
欲爲樞密使京止以爲太尉節度使陝西宣撫
使貫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師致仕上命鄭
居中爲相居中丁母憂 余深皆鄙夫小人無
足言又相王黼黻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
獨任結大金滅大遼取燕雲事置經撫房樞密
院皆不預下族誅之令禁言北事黼後以太傅
致仕猶領應奉司以固上寵白時中李邦彥並
左右相儂薄庸懦無所立蔡京以盲廢復出領
三省事用其子條爲謀主條與其兄相仇條敗
京復致仕宣和七年十一月上郊天罷方恭謝
景靈宮聞金人舉兵犯京師上下詔稱上皇禪
位於淵聖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彥主和議遣李

聞見前錄

卷五
七

汲古閣

鄴李稅鄭望之使虜割三鎮爲城下之盟虜退
李邦彥罷復不許三鎮次年冬虜破京師二帝
北狩今上卽位於宋幸維揚渡江幸餘杭嗚呼
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於天也具載之以爲
世戒

聞見前錄

卷五
八

汲古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終

